

散文精选

今夜,洪湖在歌唱

□ 张昆仑

今年“五一”,洪湖的夜色格外不同。当黄昏带走最后一抹霞光,洪湖市区内荆河两岸便已人头攒动。本地居民扶老携幼,外地游客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灯光秀让整条河岸流光溢彩,像一匹被揉皱的金色绸缎,在夜风中逸动。

随着数千架无人机缓缓升空,在深蓝色的夜幕上铺展开来。排列成“洪湖水长又长,人心向党”“人人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等不同的矩阵,与此同时,《洪湖水浪打浪》的音乐从河畔的音响中倾泻而出。那熟悉的旋律,像一双手,轻轻推开了每个人心口那扇尘封的门。

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起初只是稀稀拉拉的几个声音随着音乐在附和,渐渐地便融成了一片,歌声汇成一股洪流,在内荆河上空盘旋、升腾。“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这歌声仿佛是从人们的身心里长出来的,像种子在春天破土而出,像花蕾在清晨悄然绽放。

歌声由散而聚,由轻缓而洪亮,在河面上空形成一种壮阔的共鸣。无人机在空中拼出“英雄洪湖、红色水乡”八个大字,红色的光点在夜幕上灼灼闪耀;而观众席上的歌声,则让整条内荆河沸腾了。没有人组织,没有人指挥,没有人领唱,也不是排练,不是表演,而是几代洪湖人共同的记忆被瞬间唤醒,是红色的基因在血脉中自然而然地奔涌。

我站在人群之中,被这歌声包围着、

裹挟着、托举着,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这歌声里,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了:有泪,有汗,有血;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这片土地上祖祖辈辈的叹息,也有他们从未放弃过的希望。

《洪湖水浪打浪》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洪湖人的集体记忆史,是用音符写成的家谱。这首歌是苦难的碑文,它铭刻着洪湖人民与自然抗争、与敌人斗争的苦难历史。这首歌的旋律,最早可以追溯到洪湖地区流传已久的民谣《襄河谣》。这首民谣的每一个音符都浸透了泪水和辛酸,每一个节拍都踩在泥泞的路上,每一句歌词都是血与泪的凝结。而比天灾更深的苦难,则来自人祸。1930年代,军阀混战,反动派对洪湖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最惨烈的一次,反动军队掘开长江大堤,以水代兵,滔滔江水倒灌进来,无数村庄在一夜之间变成汪洋。那些刚刚从水患中缓过一口气的百姓,再一次被洪水吞噬。与此同时,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这片水网交错、芦苇丛生的土地上建立起来,洪湖赤卫队的故事由此诞生。这片土地上,倒下过多少英雄,流过多少血泪,已经没有人能数清了。

当作曲家张敬安在搜集民间音乐时,被《襄河谣》那凄婉又坚韧的旋律深深打动。他没有回避那段苦难,恰恰相反,他接过了那段旋律里的情感内核,将它从悲苦转向了明亮。所以今天,当我们听到“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的时候,我们眼前浮现的不只是波光粼粼的湖面,不只是随风摇曳的荷花,还有先辈们逃荒路上的叹息,还有赤卫队员们划破夜色的桨声,还有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在歌声中轻轻附和。这首歌替我们记住了:洪湖从来不是天生的鱼米乡,它是洪湖儿女用脊背扛出来的、用血肉换来的、用眼泪浇灌出来的。

这首歌是希望的画卷,它描绘着洪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畛稻谷香。”这些句子描绘的是洪湖人世世代代梦想中的日子:风调雨顺,没有水患;五谷丰登,没有饥荒;打渔的人能满载而归,撒下的网里银鳞闪闪;种地的人能颗粒归仓,场院上堆满金黄的稻谷;孩子们能在湖里游泳、采莲、捉鱼,老人们能在树荫下乘凉、抽烟、说古。那是一种最朴素、最脚踏实地的好日子。他们把它编进歌里,一代一代地唱下去。唱给子孙听,让他们知道好日子是什么样子;唱给自己听,让自己在苦难中不至于绝望;唱给这片沉默的湖水听,让波浪把心愿带到远方。

这首歌是感恩的回响,它告诉了谁才能带领洪湖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这是一个民族、一方百姓在经历了千百年的苦难之后,终于找到了答案,找到了依靠时发出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后,荆江分洪工程、三峡工

程等一大批水利设施相继建成,洪湖水患得到了根本性治理。那年年泛滥、年年作恶的“长江、襄河”,终于被驯服了。堤防加固了,河道疏通了,洪水不再肆意横行。曾经的“水袋子”变成了“鱼米乡”,曾经的逃荒路上如今稻花飘香,曾经的汪洋泽国如今荷香十里、菱藕满塘。洪湖人盼了无数代人的“好日子”,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五一”之夜,在洪湖数十万人共唱《洪湖水浪打浪》,歌声中涌动的不止是记忆。那是根脉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无声而有力地传递、接续、扎根。我注意到身旁站着一位老奶奶,八十多岁的光景,她唱得格外用力,嘴唇在颤抖,声音却异常坚定,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刻进夜空里。唱到“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时,我看到她的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流了下来,可是她在笑。那种笑,是只有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人才会有的笑。

那一刻我觉得,《洪湖水浪打浪》是流淌在洪湖人血脉里、刻在骨子里的信仰,是一首不需要乐谱也能人人会唱的歌。它只需要一个夜晚、一条河流就能在数十万人中完成一次完美的传承。

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什么是故乡?故乡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吗?是身份证上所标注的籍贯吗?是那条河、那片湖、那座老房子、那棵老槐树吗?是,也不是。在我看来,洪湖人的故乡,就在《洪湖水浪打浪》里!

流金岁月

时光的埠头

□ 朱建煊

今早起床还被昨晚那个奇怪的梦困扰,梦中的我从女儿生活的新加坡乘机回国,最后没有像往常那样乘车回家,而是竟然在老家的河埠头下船,提着沉甸甸的行李上岸走进父亲在世时早已交给别人的老屋。

直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中间这两种交通工具如何做到衔接自然,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伤脑细胞,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是我在上岸那一刻,心情是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的踏实和舒暢。

小时候常听大人提到陈春潮、田时霖等周边乡绅在沪上发财致富后衣锦还乡,都是乘大船到家,排场阵势相当气派,尤其是民国胡雄波造洋房,更是自带院落、河埠头、临水设私家码头,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这呼应他在汉口商贾的水运背景,还兼具生活与出行便利。

我们这儿自古水路纵横,小越横山周边尤其如此,“流水小桥石板街,长廊倚楼曲尺柜”,既描写水乡风景,又点明埠头风貌,这么多的河流穿村而过,渡口自然必不可少,有渡口必定有河埠头,老家倪梁村的一些河埠头至今仍保存完好,甚至还在被部分村民早晚使用的。青石板已被几代人的脚步磨平,布满青苔的石阶还留着洗衣捶打的浅浅凹痕,时光沉淀烟火,河埠头却告别了往昔的热闹。

依然记得小时候的难忘时光,夏天还没到,迫不及待的我们天天蹲在河埠头,胆大的表哥还脱掉鞋子,小心翼翼用脚指尖探进水里,测水温是不是适合我们游泳,奶奶总会在这个时候大声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等到好不容易盼到太阳把石板晒出热气的时候,我们从河埠头下水不肯出来,奶奶会拿出一根长长的竹竿,逼迫泡在水里的我们早早上岸,在她的监视下,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们只能低着头乖乘擦干身子,拖着踢踢踏踏的拖鞋回家。

河埠头不是我们小孩子的私人领地,晚饭后的时间,三三两两拎着竹篮,端着水盆的妇女取代我们,成为了这里的主角,棒槌、皂角、搓衣板便是她们登台亮相的必备道具。

月亮像洗洁球,让包裹它的河水清澈见底,洗衣的妇女将粗布衣裳、床单被褥浸入河水,那时肥皂这种洋玩意还是奢侈品,她们只是抹上皂角,双手来回搓揉,泡沫顺着埠头石面漫进河里,漾开一圈又一圈的细碎涟漪。接下去随着此起彼伏的棒槌与衣被的撞击声,倪梁村的河道愈发热闹起来。

不记得有多少个晚上就是在河水流淌声和棒槌敲击声的伴随中沉沉入睡,但不会忘记的是在这种状态下入睡,睡眠质量会特别高,每当这个时候,迟子建名言“睡眠就是一条奔腾喧嚣的河,拦腰截断,让它微凉不兴。”总会萦绕我耳边,还会想起屠格涅夫妙喻:“睡眠像是清凉的浪花,会把你头脑中的一切浑浊荡涤干净。”也许,我昨天晚上之所以做那个奇怪的梦,原因在于追寻内心的踏实,回到了老家的怀抱,享受河流、尤其是那些河埠头的抚慰最能让我心安神宁。

很想回到久远前,能像清朝诗人章高秀那样,充分享受横山脚下“瓦灶环湖畔,村烟聚岸隈。波从林涌出,山似水浮来。”的山野胜景,假如再能找到那些河埠头,让我们从记忆的河流里自如往返和纵情游嬉,那么我们将会有何其有幸!人生似此,夫复何求?

很喜欢蒋勋老师说的一句话:“一定要站在你所热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为之燃烧,是一件幸运的事。

每天上班的路上,都要经过一个幼儿园,总能看到一圈家长在幼儿园围墙铁栅外深情地围观,殷切的目光紧紧跟着自家孩子。而围栏内的操场上,总有一道阳光般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幼儿园的体育老师。他头发梳得干净利落,白T恤加黑色运动裤,清爽又活力,正带领着孩子们跳绳,嘴里喊着幼稚的内容:“公园里,鼻子最长的动物是谁?”小朋友大声喊:“大象”。为了吸引老师的注意,右边一个小男孩特别大声,体育老师微微转向他的方向:“豆豆,真棒!”小孩子听到这句表扬,越发跳得起劲,操场上一群可爱的小青蛙,此起彼伏。体育老师每天都活力满满,边跳边喊着小朋友们喜欢的幼稚口号。每天清早路过,我都能看到他,那些幼稚的儿歌,在他的演绎里,竟成了清晨最动听的“演唱会”。原来,热爱工作的人,真的会发光。

汪曾祺说:“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公园内退休的老爷爷,总在契园的凉亭里练毛笔字,气定神闲,日复一日。不远处,公园的石桌上,围坐着几位下棋的老爷爷,时而争执,时而欢笑,眉间满是惬意。一旁的树荫下,几位老人提着鸟笼,轻声逗弄。远处还有一群穿着太极服的爷爷奶奶惬意地打着太极。万万没有想到,上周六阳光明媚,书法的老爷爷居然在公园里开了个小型书画展,每一幅作品,都透着热爱的力量。

这份热爱,也藏在超市后厨的烟火气里。超市的培训之余,最期待的便是食堂阿姨做的员工餐。阿姨把每个雇员都当成自己的孩子,菜做得不输餐馆大厨,远超出对大锅饭的定义,干净又美味。她每天换着法子给我们做好吃的,天天不重样,四菜一汤。尤其川渝风味鱼香肉丝,香滑醇厚,酸中带甜,甜中带咸,还夹杂着一丝微辣。尤其是勾兑的酱汁,果然调味料中最见功夫的就是会调味,好吃到连老板都去公司食堂吃饭了。每天中午穿越超市的走道去后厨吃午餐的路,是心情愉悦带着期盼的,常有顾客路过闻到香气,问:“这自助的午餐卖不卖?”阿姨总会笑着摆手,眼里满是骄傲与欢喜。

热爱是心底永不熄灭的火种,平凡日子也会因此熠熠生辉。幼儿园的体育老师,可以把操场变成演唱会;公园中的老者,把笔墨变成了岁月的诗行;阿姨可以把食堂变成美味餐厅。愿我们都找到生命的热爱,活出闪闪发光的人生。热爱不是天赋,是选择。选定了,便日复一日地去做,光就从那里面长出来。



洪湖瞿家湾水上实景“战役”(这一仗打得真漂亮)现场,广大游客齐唱《洪湖水浪打浪》。(本报签约摄影师 王欣 摄)

生活随笔

给生活多一些新鲜的说法

□ 吴奋勇

暮春,回乡下老家小住。黄昏,约上邻居,沿着溪边木栈道缓缓而行。

天蓝蓝,云淡淡,风习习。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说着村里村外的事,笑语轻扬。走在前面的妻子忽然说:“快看,那树上,有鱼!”

我们向溪中望去——真的,一群鱼朝着水中的树干游去。一棵老榕树不知何时倒了,半身浸在水里,顶端的枝叶从水中钻出来,舒舒服展,撑开一蓬的绿,盈盈葱葱。夕阳西斜,溪水潺潺,碎金似的漾着,树影和鱼影晃悠悠地融在一起,像在玩着谁也叫不出名的游戏。

富洋婶夸我妻子眼尖,看到的東西都美。在县实验小学教书的瓦瓦笑说,难怪她文章里总有灵气。我说:“她呀,爱看书,也常常无意间把话说得有趣。”

这话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个春日,去海边采风。我开车,她坐在副驾。沿海的山矮矮的,不像我们家乡的山那样峭拔、那样青黛。一车人东一句西一句闲聊着,她忽然说:“瞧,石头上都是山。”顿了一下,自己笑起来:“说反了,是山上都是石头。”

是呀,那些小山丘上裸露着大片大片的石头,绿色只是细细的几条,带子似的绕来绕去。她说自己是说快了,纯属口误。我却觉得,这个“口误”比正说着更有诗意。它挪动了这个词的位置,就像移动了生活的重心,世界便朝有趣的那边,轻轻倾斜了一下。后来好久,这话成了一个谈资。

我把这故事讲给大家听,所有人都笑了。她却说:“那次我是故意的呀,不然车上都要睡着了。”

瓦瓦老师好奇地问:“你们夫妻都是作家,吵架是不是也特别文明?一句诗来一句

诗去的?”她不直接答,讲了一件事:有位城里的朋友,一次看到我们夫妻在河流路“十里诗廊”,对着刻着古诗词的石碑轻声讨论,他的背影被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引来不少点赞。那朋友也这样问,她当时便笑着应:“是呀,我们吵架,都是一句诗顶一句诗。”——人家竟真信了,还当作美谈来传。

大家听得笑成一团。我实在没忍住,插了句:“别信!她吵起来,可比农村妇女凶多了。”

她也不恼,接着说:“我在农村出生、长大呀!也是农村人。农村妇女嘛,比我凶得多了。”

你瞧,她又把话说得拐了个温柔的弯。其实我们很少争执,偶尔几句不痛快的话,我也多是沉默的那个。正说着,远处传来一声清亮的呼唤:“勇

风里的呼唤

□ 邓代喜

初夏的风裹着浅淡的花香拂过脸颊,软得像记忆里母亲抚摸我额头的手,又到了母亲节,全网都飘着对母亲的祝福,我站在风里张口,那句“节日快乐”哽在喉咙里——我的母亲,你在哪里?你能听见吗?

你还记得吗?那些年为了让一家人吃饱饭,你操碎了心。上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父亲常在公社外地工作,奶奶、我们姐弟四个,六口人的重担全压在你肩上。你和奶奶挣的工分少,年年是队里的超支户,分的口粮根本接不上茬。你把粮食攒得紧,青

黄不接时顿顿喝稀粥,饭里掺着红薯、南瓜,有时甚至是野菜。你小当场发了火,转头我却看见你躲在灶边抹眼泪,我知道你心里比谁都疼,不过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你还记得吗?为了让我们穿暖,你熬白了头。家里没钱做新衣服,我们的衣服鞋袜总是大的穿完小的接,补丁摞着补丁。每天晚上你忙完家务,就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纺线、缝补、纳鞋底,针脚一走就到半夜。我们身上的衣服虽旧,却永远干净整齐,冬天

的鞋袜永远暖得烘脚。你知道吗?你说过的朴素道理,我们记了一辈子。你说做人要善良、要勤俭,吃苦才能立得住。你一辈子任劳任怨,待邻里宽厚,待长辈孝顺,不多争一句,也从无怨言。你默默把苦都咽了,把我们教成了正直肯干的人,这份言传身教,比什么都珍贵。

爱无声,却照亮了我大半辈子的路。我多想买下一段时光,换你再陪我走几十年,让我能亲口对你说一句,妈,谢谢你,节日快乐!

带着地图的漫游者

□ 胡晓彤

地图折了三道痕,淡蓝的虚线在晨雾里洒开。他踩着这模糊的丝带,步入森林。胶底鞋碾过腐叶,发出一声短促的脆响,在地图未标注的空白处,添了一笔突兀的注脚,旋即又被雾吞没。松枝垂落雾滴,一滴,一滴,打湿他袖口下隐秘的躁动。

他忍不住摩挲口袋里的地图,指腹反复揉搓那发毛的边角,像紧攥着一段不肯服软的旧秩序。相机在胸前轻晃,他却并不急于举起;树身上的雨痕尚新,像一封写了一半搁笔的信;苔藓从树皮的裂缝里钻出,将悠长的年份,叠进嫩绿的褶皱里。他在一块生满地衣的石前驻足。地图上没有标注石头的温度,但指尖传来的沁凉,远比纸上的等高线更为实在,仿佛直接触到了森林沉静的核心。

现水流已然改道。往年的卵石犹在,水痕却环绕着新的凹陷,漫成一道银链,好似地图上的线条被风悄然挪动了位置。草叶之下,虫声浮起,纤细得几乎要勒痛耳膜。他蓦地停下,并非惧怕迷途,而是听见自己的呼吸正与森林的脉动相撞:他的急促,对应着森林的悠缓;他紧攥地图的“紧”,映衬着万物漫不经心的“松”。

一棵倒下的古树横在路间,树干空了一半,蘑菇从朽木里顶出白伞。树皮上有模糊的刻痕,是多年前某个名字,如今被青苔盖得只剩倔强的边角。他摸了摸那片粗糙,指尖沾了点潮湿的黑。镜头无声地悬在胸前,他想起口袋里地图:那些墨印的线条,从画不出树皮里藏的年份,也画不出溪水会在哪天改道。人总习惯用纸张框定世界,却忘了万物都在悄悄长出新的

轨迹。雾散时,他踏上归途。地图已被汗水与潮气浸得绵软,淡蓝的线条晕染开来,反倒与此刻森林的气韵不谋而合。在溪边,他蹲下身盥洗,溪水流过指缝的清凉,恍然将他带回某个童年无需地图的清晨。一片落叶旋入水中,随波轻旋。他默默将相机收进背包,有些风景,无法被镜头承载;正如有些路途,不能只依靠地图前行。

走出森林时,他的衣角沾着草籽,鞋底嵌着泥土。风从林间袭来,带着松针清冽的气息,仿佛在他耳边低语:你并非来此寻找确切的答案,而是来认领一段属于你自己的漫游诗。他再次摸了摸口袋里的地图,那上面的折痕里,似乎也浸透了雾的轻柔、溪水的微凉,以及一段被森林悄然收藏的、不慌不忙的时光。

诗与远方

在茶乡

□ 童良煊

晨雾,停泊在茶山的肩头
晨光漫起,山峦渐渐澄明
风牵卷着雾缓缓远去
层层绿浪,扑面而来
采茶人的斗笠
在碧波中忽隐忽现

青瓦木墙的茶寮
是陆羽遗落的一卷手札
檐下,陶壶轻吟
绿叶在水中沉浮
一盏新茶,溢出清亮的绿

风的指尖,拂过千盏茶树
弹奏悠扬的山歌
我端起茶盏
邀云雾对饮,听溪水轻唱

半开的花

□ 刘迪林

蝴蝶尚未抵达,我故意留白
只为风,能在此处练习转身
不必急于向世界证明圆满
裂开的缝隙,恰好容下光的栖身
我见过盛极后的枯槁
所以选择悬停——这一刻的犹疑
不是怯懦,而是对时间的慈悲
你看,连露珠都懂得
在最饱满时,保持着一滴的克制
而我,愿做那未完成的自己
在开与不开之间,参透永恒

做自己世界里的太阳

□ 黄敬